

丁玲纪念集



DINGLING
JINIANJI

《中国》编辑部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丁玲纪念集

中国编辑部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丁玲纪念集

《中国》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何志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9 1/32 印张：19.125 插页：6 字数：440000

印数：1 —— 1600

ISBN 7—217—00107—2/I·42

统一书号：10109·2109 定价：4.50元

新书目：87—27





田纪云同志慰问丁玲同志亲属



楼适夷同志等向丁玲遗体告别



《中国》编辑部同志向丁玲遗体告别



周海婴、韦韬、陈小曼、张小山、冯夏熊、瞿兴华等
向丁玲遗体告别

《一封未发出的信》

丁玲

中央组织部并请转

敬爱的党中央、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好！

三中全会以来，你们受命于危难之际，身负重任，政务繁忙，因此我平日极不愿打扰你们，分占你们的时间。但现在我必须写这封信，必须向你们打开心扉，把深埋在我心底的、涌流在我血管里的感情讲出来。我要大呼：“我感谢党！感谢党中央！”

日前，中央组织部通知我：“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即将下达。这真如一轮红日，从浓雾中升起，阳光普照大地。我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对党的感谢之情如热泉喷涌，我两手高举，仰望云天，满含热泪，高呼：“党呵！母亲！你真伟大！”

我写文章已经近六十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我现在的感情。这种感情如风驰云涌，如果不讲、不叫，我就无法平定我这种深沉而又激荡的心情。

我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愚人，一个伶仃的孤女，是党长期地教育我、指示我，使我逐渐能懂得做人的道理，使我走上革

命的正道，使我没有白白地浪费我一生。从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参加党那一天起，我就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党。我是属于党的！要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到底。五十二年来，我得到过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自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受到过一些惩罚。但我只愿从中引起我的反思，自省自问，不计其他。而在逆境中，我更要求自己坚决与党站在一起，与人民站在一起，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样就能改善我的处境，改正周围的人对我的了解；我能向人民学习，吸取力量，鞭策自己。这种起步和历程，自然是很困难的。但经验告诉我，只能坚持这种态度，把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自己的信念，化为日常的行动，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总是可以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变坏事为好事。我慢慢能做到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工作不息。而且能感受到劳动以后工作之余的一点乐趣。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革命传统，为许多人平反了冤假错案，也为我恢复了党籍。我有权写文章了，能为党大胆工作了，我的心情就很愉快了。尽管偶尔也还有一丝薄薄的网络笼罩着我，有些阴影不时象幽魂似的游荡在我周围，也有些闲言闲语，不可能不传到我耳里，即使我努力保持乐观、豁达，也难免不对我的精神情绪不发生丝毫影响，而且总会觉得这是一点缺憾。但现在却什么都澄清了。党内的一些同志，以及党外的一些人士，也会为此感到欣慰。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没有了。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我年事不小，有点宿疾，但身体还可以，精力也算充沛，脑子还不糊涂。今后我更要鼓起勇气，为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余生。专此奉达，谨祝

同志们身体健康、长寿！

丁玲

一九八四年八月

陈明附记：

看到一九八四年中央组织部下发的九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后，丁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这封给党中央的感谢信。但信写好后，她发现了如她在信中所说的：

“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我现在的感情。”因此，这封信当时没有发出。现在，丁玲已经离开我们近四个月，但她对党的感谢和信念永不泯灭。今天，在纪念党的诞辰的时候，我为逝者以这束洁白的鲜花，献给亲爱的党。

一九八六年七一前夕

（原载1986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目 次

献诗：遥远的回忆 牛 汉 (1)

(SP1) 第一辑 (1-82)

著名作家丁玲逝世 (6)

丁玲同志生平 (7)

丁玲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11)

丁玲年谱 (12)

走向春天——丁玲在最后的日子里 (82)

第二辑

悼丁玲 叶圣陶 (103)

悼丁玲 冰 心 (105)

追思逝者 激励生者 邓力群 (106)

致丁玲作品讨论会 贺敬之 (108)

悼念丁玲同志 塞先艾 (112)

我们杰出的革命女作家 草 明 (116)

悼念丁玲同志 骆宾基 (119)

关于丁玲 孙 犁 (121)

感谢你，丁玲同志 唐 疾 (124)

怀丁玲 李 锐 (127)

醒来吧，丁玲！ 魏 震 (136)

风雪情怀 舒 辰 (141)

永不消逝的春天	朱子奇	(144)
同时代 同信念 同命运	陈沂	(152)
情忆开国之初	康濯	(155)
丁玲在继续前进	刘白羽	(161)
杏花红——悼丁玲同志	杜采宣	(168)
她的心在发热、发光	林焕平	(172)
真诚坦白的心灵	陈企霞	(175)
悼丁玲同志	梁斌	(181)
你没有走	袁静	(182)
浪淘沙——忆丁玲同志	周而复	(185)
地转星回志愈坚	端木蕻良	(194)
满江红——痛悼丁玲同志逝世	熊复	(194)
悼丁玲同志	谢韬	(195)
忆丁玲	周敦祜	(196)
丁玲的“傲气”	施蛰存	(199)
忆三十年代丁玲同志的二三事	郑育之	(202)
毛主席和丁玲的二三事	甘露	(210)
让我送送您	连斐	(217)
怀念我们时代姊妹——丁玲大姊	吴似鸿	(222)
寻来一束玫瑰	韦荣	(231)
丁玲同志永生在人民中	曾克	(237)
痛悼丁玲同志	杜鹃程	(242)
历尽严冬梅更香	马烽	(246)
忆良师丁玲	西戎	(257)
最后的送别	陈登科	(264)
探望丁玲同志	刘真	(267)

勇不断的哀思	李乔	(274)
送别丁玲老师	胡正	(282)
深深的哀思	向彬	(285)
哭丁师	任光椿	(291)
一个永生的故事	朱央	(292)
一个晚辈的追溯	古华	(294)
第一次去看望丁玲同志	朱正	(299)
怀念丁玲	黄起襄	(302)
丁玲，像澧水一样清白高洁	谢瑛	(307)
“生来注定吃苦”的人	严家炎	(311)
硬席客车	王家斌	(315)
平生风义兼师友	赵荣声	(322)
悼老师——丁玲	贺持玉	(326)
往事不曾忘却	张昆华	(330)
哀丁玲	洛汀	(333)
她是飞蛾——追忆丁玲	张佳邻	(336)
丁玲同志，您高高兴兴地走	谷林	(341)
三月雪	周良沛	(345)
默默的纪念	黄蓓佳	(350)
“我留恋北大荒……”	郑加真	(356)
青年的挚友	张虹海	(362)
丁玲不死	张炯	(364)
丁玲同志印象记	袁良骏	(369)
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	孙克悠	(380)
春蚕到死丝方尽	纪卓如	(385)
人民的作家人民爱	铁千	(391)

- 特殊性格的普通人 李力工 (392)
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片断 陈漱渝 (395)
丁玲同志人品的吉光片羽 庄钟庆 (401)
丁玲同志，我还有话对您说 王淑秧 (406)
她以文学永生 钱荫榆 (410)
永难忘怀的爱 陈惠芬 (412)
丁玲同志，我记住了！ 杨桂欣 (416)
心中的怀念 龚天舒 (419)
我心中的相思树 彭漱芬 (423)
让我们共同回忆 陈明仙 (430)
我所认识的丁玲同志 陆文采 (435)
她永远是战士 孙瑞珍 (439)
怀念丁玲同志 宋昌琴 (443)
悼念丁玲同志 宋建元 (447)
浮屠片纸送丁玲 尚侠 (450)
一个晚辈后学者的默念 龚明德 (453)
一个文学青年的缅怀 林伟民 (458)
桑干河畔农民怀念您 赵福林 (464)
丁玲，她悄悄地又回北大荒探亲了 郭力 (465)
丁玲不死 郭硕基 (477)
加拿大作家哀悼丁玲 卢昭灵 (482)
最后一次的访问 [香港]林湄 (484)
悼丁玲女士 [日本] 相浦綾子 (495)
“我要活下去，干下去！” [新加坡] 刘培芳 (496)
哀丁玲 [加拿大] 刘敦仁 (503)

第三辑

- | | |
|-------------|-------|
| 挽联辞（选抄） | (506) |
| 唁电 喻函（选抄） | (518) |
| 送花圈的个人和单位名单 | (595) |
| 编后记 | (601) |

献诗：遥远的回忆

……在那

献诗：遥远的回忆

——献给李锐诗集

牛汉

李锐，祖籍山西祁县，1923年生。

回忆是一只火红的小鸟

又飞回来落到我的心上

十四岁那年

我第一次晓得中国有个诗人叫田间

(可以断定他也是个庄稼汉)

我读到了这个陌生的庄稼汉

奔走在大风沙里写的一首诗

情节和辞句早已遗忘

(多么遗憾田间的诗选里找不到)

蹦蹦跳跳的音节

直到今天快过半个世纪

还在我的心灵里

亲切地回响

泥土一样的小诗里

响着丁玲的名字

这是北方牛车上的铃铎

在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田野

鸟黑冰冻的道路上

不停地颠簸不停地呼喊不停地摇摆

丁玲丁玲丁玲

丁玲……

并不是冬冬的战鼓

是一声一声的铃铎声

那么沉郁那么古朴那么战栗

受难的大地在心跳

丁玲丁玲丁玲

一个巨大的铃铎

挂在家乡的天空

风暴把它摇响

炮弹击中它

声音更响

这首诗

我流着泪朗诵过不知多少回

它的音节溶进了我的血液

凝结在骨髓里

那个冬天太原城

满街满巷的士兵战马和歌声

我第一次远远地

看见了丁玲

立在密密的人丛里

我踮起脚跟
(那时我的个子刚过一米五)
从大人们宽厚的肩膀的缝隙
仿佛历史耸动的莽莽山脉
都会有一些山坳
(八路军就是从吕梁山的山坳过来的)
远远地透过烟雾望见了
八路军丁玲
在昏黄的灯光下
她安静地微笑
大声地讲话
(八路军的嗓门都大
他们迎着风沙在旷野上呼喊
两天前十几个八路军
在我家门洞里铺着麦秸睡了一夜
笑得山响唱得山响
临走时在地上
用粉笔写了两个字：谢谢)
短短的头发
汗涔涔的发亮
黄呢军大衣
风帽潇洒地搭在肩后
她讲的什么我一句不懂
但觉得那宏亮的声音很好听
有如秋天滹沱河从深深的山谷奔腾而泻下的流韵